

李其纲作品系列·虚构作品

李其纲 著

浮云苍狗

——李其纲中篇小说选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李其纲 著

浮云苍狗

——李其纲中篇小说选

李其纲作品系列·虚构作品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浮云苍狗: 李其纲中篇小说选 / 李其纲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675-5566-2

I. ①浮… II. ①李…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174224 号

李其纲作品系列·虚构作品

浮云苍狗

——李其纲中篇小说选

著 者 李其纲
责任编辑 阮光页
责任校对 时东明
封面设计 高山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江苏苏中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1000 16 开
印 张 17
字 数 215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5566-2/I·1578
定 价 4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浮云苍狗——李其纲中篇小说选》简介：

本书收李其纲的《浮云苍狗》等六部中篇小说。

李其纲的小说创作受到文学评论家的重视，并写入北京大学教授陈晓明的文学史著作《中国当代文学主潮》（第二版），该书评价说：“浮云苍狗，世事多变，知青的历史已然终结，记取的是这代人曾有过的活法。这是李其纲与同时期的知青小说、新写实小说以及先锋小说颇为不同之处。”南京大学教授吴俊评论李其纲小说的风格：“李其纲与其说是作为一个小说的作者而存在，毋宁说他就是那个时常坐在我们身边来与我们共同回忆往事的老朋友。他的人情味也随着阅读的进行而弥漫于作品与读者之间。”

李其纲简介：

1954年2月20日出生于上海一纺织厂中。上海市燎原（辽源）中学69届初中生。1970年赴江西省崇仁县插队。1974年返沪，在街道生产组、印刷厂做过工人。

1978年8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任华东师大“夏雨”诗社首任主编。

1982年8月，毕业后进入《萌芽》杂志社任小说组编辑。1985年，任《萌芽》杂志社编委、小说组组长，后任“萌芽丛书”编辑室主任。1996年，任编委、纪实文学组组长。

新概念作文大赛创意者。2008年，任《萌芽》杂志社副主编。2013年至2015年，任《萌芽》杂志社执行主编。主要工作为分管新概念作文大赛、《萌芽》（新概念作文版）。迄今，是新概念历史上唯一担任过工委会总干事的人。

诗歌《魔方、积木及其他》入选谢冕主编《中国新诗萃》；文学评论《道德化的痛苦与历史发展的阵痛》获首届上海市文学作品奖文学理论奖；与徐芳合作出版文学评论集《小说与诗歌的艺术智慧》（复旦大学出版社）、散文随笔集《岁月如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小说、纪实文学集《我们如此之近》（百家出版社），长篇小说《股潮》（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目 录

坐在草底下的人 /1

过去 /54

浮云苍狗 /87

秋天里的羁绊 /133

空旷 /163

调酒师的女儿 /192

附录一 陈晓明所论中篇小说《浮云苍狗》 /253

附录二 小说：对一种文体的追求 /吴俊 /255

坐在草底下的人

克劳德·西蒙曾在二十六年引用鲍里斯·帕斯特纳克的一句话作为《草》的题铭：“没有人造成历史，也没有人看见历史，如同没有人看见草怎样生长一样。”

——题记

引子

平工村坐落在这座南方城市的西北郊。能够吹刮到平工村的风，无论是夏季猛烈的太平洋风暴抑或是十二月从西伯利亚匆匆赶来的西北风都是从不远处包围着平工村的毫无个性色彩的高楼群中间漏过去的。在千篇一律毫无个性色彩的高楼群中间，平工村显得太有个性特征了——深灰与褐黑错错落落蔓延开来的低矮寮棚和瓦屋，一间棚与另一间棚、一间屋与另一间屋之间的几何形状绝对不会雷同。

太阳平静地照耀着城市。阳光和风一样毫无顾忌地从高楼群那儿漏进了平工村，漏进了忠实地厮守于平工村一侧的中坊路上。我沐浴在阳光下也沐浴在平工村的宁静之中。在城市中难得看见的晚炊袅袅升腾于寮棚和瓦屋的尖顶之上，盘旋如鸽。

以前的日子也是这样一片宁静，可是就是在这宁静之中尔育死了。我相信了宁静是一种表象，是深灰和褐黑在视网膜的刺激上过

于强调平稳和过渡而造成的表象——让我执著于大海就是这样的颜色，而忘记海底的涌流是永远不会披露什么颜色的，但它们无可辩驳地存在着，如同尔育之死是一种确凿的存在一样。

尔育死得蹊跷。尔育死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日子里，尔育之死是平工村人们饭余茶后的话题。对于尔育之死人们有两种解释：自杀或自然死亡。大多数的人们是倾向于第一种解释的。第一种解释和日本国的豪富村本君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尔育濒临死亡的前夕，约摸十天左右的日子，村本君来到了这座南方海滨城市，也来到了平工村。从那时候起，宁静实际上已经在平工村上空消失了。市政府外事办公室在村本君飞离日本的前夕，已经和区政府外事办公室频频电话联系，电波在平工村上空穿梭往返，它们的频繁无形中凸出了村本君的财产数字对于这座南方城市的工业可能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区外办”严格遵循“市外办”的指令，频频与街道办事处联系，并卓有成效地使街道办事处意识到村本君莅临平工村的重要性，使得街道办事处把做好尔育及其子女的思想工作摆到了议事日程的第一位。因为不论怎么说，村本君飞临上海的最重要的目的是领走他的儿子，而村本君的儿子也就是尔育的儿子——从血缘上来说则是村本君的儿子，从领养关系上来说则是尔育的儿子。尔育的儿子名叫兆槐。思想工作的难点在于：兆槐管尔育叫父亲叫爸爸叫老爹已经叫了四十余年，而对于村本，他除了知晓村本君的完整姓名是村本寺一之外毫无其他印象。四十余年的岁月会养成巨大的惯性，街道办事处的任务就在于扭转、遏制这种惯性。他们成功了，我指的是街道办事处成功了。事情最后的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岂止兆槐，就连尔育的所有亲生骨肉——兆杨和兆静也都随着村本先生的波音 747 专机飞离了上海。一个星期后，尔育死了。不论怎么说，尔育是在孤独中死去的，是在他的儿女们远离他后死去的，并且，极有可能是忍受不住晚境的凄凉和孤独自杀而亡的。无疑，富

有同情心的平工村的大多数人们，更愿意接受尔育是因孤独而自杀的解释，这和他们根深蒂固的对于死亡的传统诗意解释一致起来：先人在归天的时候得有后人厮守于一侧送上一程，名曰送终；而尔育的骨血在他垂暮之年竟然全都跑到东洋国去了，尔育以自己的死亡方式向他的不肖子孙投去最后愤怒的一击。

整理尔育遗物时，在尔育的床头发现了一瓶打翻了的安眠药——苯巴比妥。白色的药丸在褐黑的水泥地上格外触目、凌乱，给人一种意味深长的关于死亡的遐想。白色药丸的散漫状态同样构成了尔育自杀之说的源头。

回想起接到尔育病危住院的消息时，我匆匆穿过市区赶往医院。到达医院时正赶上医院食堂的晚餐开饭时间。穿红条子住院服和蓝条子住院服的病员们三三两两端着饭菜从我面前鱼贯而过。我迟到了一步。我需要赶上的不是晚餐，而是躺在病榻之上的真实的尔育。两分钟前，尔育被人抬到了一个没有呼吸没有空气的铁格子里去了。只有兆杨媳妇愣愣地厮守在尔育的病床前，似乎亟盼着尔育回到这一张病榻之上。床头吊着的纸牌上写着：

床号：48 姓名：吴尔育

性别：男 年龄：70岁

我注视着床褥。白色床褥上留有清晰的人体躺卧过的皱褶，那是尔育在这世界上最后的生命的残留。伸出手去，能感觉到皱褶处尚存的温暖。这温暖也正在一寸一寸地消失，直至无。

一位梳着齐耳短发、小男孩般的年轻护士走了过来。她麻利地撕去了吊在床头的那张纸牌。只剩下一根细细长长的白线晃晃悠悠。

在她走出自动弹簧门的时候我拉住了她。我避开兆杨媳妇问了她：是自然死亡吗？问话的时候我职业性地晃了晃自己的证件。

你说的是谁？她瞥了一眼我的证件。

你刚刚撕掉牌子的那位。

你没接到“死亡通知书”吗？没接到的话，可以到急诊值班室，楼下105。

“死亡通知书”上明白无误地写着：

死亡原因：脑溢血

死亡时间：1988年8月27日下午5:58分

还是引子

我应该相信哪一种解释？

自杀？抑或是自然死亡？尔育，你苍老蹒跚的步履为何突然加速，如浮云匆匆而去如舟楫直下东溟？却留给我一个永恒之谜。

一位哲人如是说：在每一块墓碑之下都埋葬着一部世界史。或许，拂去蒙罩在时光之上的尘埃，我能窥见你灵魂的真象，窥见你在生命史的制谜之处如何制谜——那谜面也就自然而然地涵容了你真实的人生。但我能吗？我能有那样的膂力掘动你真实的人生吗？

我只能试试。试着去回顾你漫漫迢迢的一生。

1

故事是从那个夏天开始的，就是说，对于尔育历史的回顾可以从那个夏天开始。

那个夏天使尔育闻到了另一个夏天的气息。这两个夏天似乎一正一反拧成根绳索，越来越紧地勒着尔育的脖颈。给水站近旁的那棵杨树高高大大的，浓密的枝柯叶瓣仿佛有着成吨的重量，压得挨在树荫下的尔育的家和唐二妈的家愈发显得低矮。隐约有口号声呼

喊声从隔了几条弄堂的中山环路上传来，这使得老杨树上的蝉鸣有了另外的意味。尔育觉得有一条洁白的绳索正沿着蝉鸣的方向缓缓垂下。

书店三层楼高，红砖、平顶，处在两条马路相交的位置上。两条马路合并成一条马路时，刚好呈“丫”状。房子的设计者很聪明地利用这“丫”，把房子建成了“▽”状，嵌在了“丫”当中，从高空鸟瞰时就成了“丫”状，像一棵分杈的树举着一个鸟窝。但尔育当时的感觉不是一棵树与一个鸟窝的组合关系。尔育觉得书店像一只拦腰碎裂的半截船，他就乘坐在这半截船上企图漂洋过海。

尔育在书店的职业是给村本经理当翻译。这样的职业使尔育在上班的时候多了些看到村本咬牙切齿的机会，在下班的时候又多了些自己对着镜子里咬牙切齿的机会。尔育不满意自己，那时的尔育正年轻，血气方刚，因而尔育看到镜子里的自己张牙舞爪咬牙切齿的模样，深深可怜着自己的命运，可怜着民族的命运，可又不知道浑身的蛮勇在哪儿才能够得到发泄。尔育当上村本的翻译完全是一种偶然，知道尔育命运底蕴的人也可以认为是命运对尔育的一次垂青。尔育毕业于日本国东京帝国大学。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侵华日军总司令部曾发布过一条秘密指令，凡毕业于日本国帝国大学的中国人，都必须查访到下落，令其为日本天皇效劳，倘若不从的话，可就地秘密处死，绝不能让其中的任何一人投靠共产党或国民党或其他抗日武装力量。从侵华日军的这一纸秘密指令中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尔育这类“日本通”的防范是相当严格的，他们意识到知识可能转化成的力量。

尔育当时不可能知道这一密令，他知道曾有过这么一个关系到他生死存亡的密令时，他的大半截身躯已经埋下了土。尔育是在图书馆的封闭式学习班上，从一个叫“麻花”的工宣队员嘴里才知道

这么回事的。麻花很认真地看着他，很认真地问道：一九三七年，你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是吗？

他答道：是的。

你为日本侵略军都干过些什么？

日本人开的“大株”书店经理村本的随从翻译。毕业于帝国大学的尔育已经不会区分或者说已经不敢区分“日本侵略军”和“日本书店经理”是两个概念，这两个概念的最大相同点在于“日本侵略军”和“书店经理”都是日本人。

还有呢？

没了。

胡说。我们调查过，毕业于帝国大学的中国人都成了汉奸，没有成为汉奸也给日本宪兵弄死了。为什么独独你那么自在呢？

尔育惶惑地把头埋得更低。

你知道侵华日军司令部有过一个命令吗？凡是帝国大学毕业的，都得当汉奸，不当汉奸就得秘密处死。

我不是……不是当了汉奸吗？他第一次知道了日本人的这个命令。这个命令使他置身在一个怪圈当中，一个关于自身命运的逻辑悖论之中。能够逃逸这怪圈的办法有二：一是死，而且要死在当年；二是当汉奸，货真价实的汉奸。第一个办法显然不可能做到，他还活着，即使现在死也不足以说明当年。他只剩下第二个办法。

那好，你老老实实交代，你有哪些汉奸行为？党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

面对麻花义正辞严、逻辑无懈可击的提问，尔育曾经冒出过一个念头，是不是要对麻花讲讲龟田少佐。但这个念头很快被尔育自己否定了。他没法说清楚龟田少佐，何况龟田少佐已经被作为战犯，由远东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枪决了。一九四六年，龟田就死了。抬出一个战犯来，事情只会来得更糟而不会更好。

你回国是在一九三七年，是吧？那好，回国后，你跑到哪儿去了？

江苏清泾。

在清泾待了几年？

四年。

为什么要到清泾去？谁派你到清泾去的？你不要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你在清泾无亲无眷，你的老家在浙江宁波，你跑清泾去干什么？

也许该对麻花讲讲那只骰子，一只，而不是一双。一双可以掷出大字、小字、天杠、地杠，但那次他只用了一只。那时他刚从日本回国，但回国后他不知道该干什么。芦沟桥事变尽管已经发生了，但在他的家乡宁波，最热衷的话题似乎仍是花会^①和女人。父亲是当地的豪富，拥有钱庄、缫丝厂、糖厂、纸厂和学校，这样，父亲也就轻易地产生一个错觉，他也可以拥有一个儿子，一个东洋留学归来的儿子。父亲在为他接风洗尘的盛大家宴上，笑吟吟地对他说：你第一件要做的事，成家。媳妇说好了，喏，坐对面那桌上的陈婉沁小姐，陈家与我们家是老世交。他的筷子那时正在拨弄着一瓣臭冬瓜。在往常，这样的菜是断断上不了大宴席的。但那次，也许是父亲为了让他更强烈地感受到家乡的气息，特意安排了这一道他自小爱吃的家乡菜。或许是留洋日久，这道家乡菜在当时丝毫没有唤醒他游子归来的意识，令他回想起他的奶妈如何在他儿时的耳旁，哼唱着“冬瓜臭，冬瓜香，冬瓜臭了才会香”的歌谣。他怔怔地没有下箸，陈婉沁小姐在这时和臭冬瓜一起搅进了他的意识深处。他本能地推开了那只脆薄如纸的青花瓷盘装着的臭冬瓜。宴席散后，回到自己的卧室，他就想完成对父亲的反抗。他从麻将牌里找出一

^① 花会：一种带有迷信色彩的赌博方式。

只骰子，又从皮箱里摸出一本《中华民国分省地图》。在异国他曾许多次抚弄过这本地图。也许潜意识中他并不想离父亲太远，他熟练地翻到“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上海特别市”那一页。那一页密密麻麻布满了大大小小的城市和县镇。他虔诚地如同少年时代玩麻将时那样，对着那只象牙做的骰子吹了口气，然后就将那只骰子掷在地图上。这时他听到一声雷鸣，雷鸣过后却是巨大的寂静，如同千千万万棵草根紧紧扭着、攥着大地胸膛时爆发的那种寂静。那种凝固了的巨大寂静需要充满对命运的想象，那时他就充满了那样的想象，充满了对于泥土之下草根的想象。甬江上划子的桨声和小火轮凄厉的低诉隐隐传来。他打了个寒战，低首瞧时，那只骰子不偏不倚停留在江苏清泾那个小“○”上。后来他就到了江苏清泾。

我在听完这段故事后就发觉，是那只骰子救了尔育，使他最终能够享年七十有三撒手而去。因为尔育倘若不是这样不知不觉、悄无声息、神出鬼没地到达江苏清泾的话，一九三八年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后，上海沦陷为孤岛，南京宁波杭州相继落入敌手，日本宪兵是很容易找到尔育的，这样的话，尔育的确只有两条路可走，不是死就是当汉奸。而在一九三八年，龟田少佐尚在日本国内陆军省任职。几年后，龟田少佐差不多是和尔育同时到达上海的。这一点很重要，这和尔育的命运有很重要的关联。

2

就在蜿蜒清澈的清泾河边尔育经历了他人生道路上的初恋。在当时形形色色的救国理论中，尔育选择了“教育救国”的理论。这样，他就很自然地在清泾县立一中认识了他的一个女学生，名字叫黑霞。黑霞的“霞”字是尔育改的，起初那姑娘名叫黑丫。

尔育在这一场初恋中是被动的，他没有主动去进攻他的学生。

黑霞的父亲是清泾河上打鱼的。老头终年累月拴着条小船如同

拴着条粗布腰带。船艄上兀立着几只鱼鹰。有时那鱼鹰也叉开脚爪兀立在他的肩头。鱼鹰褐黑的羽翼与老头褐黑的肩头相亲相近，爪上缠绕的铜圈也就常常相磕相碰弄出几声响来。这已经注定尔育和黑霞的故事中不能没有清泾河的涟漪和清泾河里的鱼。

尔育在帝国大学的严厉校规中养成了一种习惯，早起。天麻麻亮，尔育就身着运动衫裤绕着县中的大操场跑步，直至跑得满身热腾腾像刚出锅的馒头，又松又饱满。然后他就细步荡到城西的点心铺子，喝碗小磨磨出的、冲得酽酽的热豆浆，啃一副扬州烧饼油条，再转身在市场上蹓跶一圈。

他很快就养成了吃河鱼的习惯。在日本，在宁波老家，他吃惯的是海鱼，但在清泾，他很快爱上了河鱼。黑霞的鱼摊子置放在城西点心铺的斜对面。第一次买鱼，黑霞怎么说也不愿收他的钱，嘴里一口一个先生不停。第二次他不依了，说你不收钱就不让你叫先生。黑霞绽开一朵笑，黑亮的眸子滑过他淌着热汗的脖颈，然后递过一块帕子：先生，不嫌鱼腥味的話，就擦一把。

黑霞在班里最大，坐在最末一排。那年月，能狠下心来让女孩子读书的人家不多，大多是富户人家，像黑霞这样打鱼为生的人家或是土里刨食的人家，极少。他问过黑霞缘由，黑霞告诉他，是她哥让爸这么做的。你哥呢？他又问道。黑霞朝北边咧了咧嘴，他算是明白了。北边有一块抗日根据地，他也曾动过念头是否到那儿去，但终于没去。

尔育是在洗脚的时候决定不到北边去的。尔育一生有许多重大决定都是在洗脚时候作出的。那次他有个机会，一位中学里的女同学路过清泾到北边去。那位叫邹燕桦的女同学问尔育是否愿意同行。尔育说我晚上考虑考虑。那天晚上他跑到学校厨房去打了四瓶热水。竹壳的热水瓶一字儿排在床头。尔育坐在竹榻上，脚舒舒服服浸在木制脚盆里。待到一盆水快凉了，就再加点热水，然后用脚趾试试

水温，或者说用脚趾先尝尝味道，如同嗜酒的汉子先用舌尖品品酒味是否醇厚、酒香是否浓烈。脚趾被烫着的那一会儿，快感油然而生，麻酥酥的一股劲直往脑门上窜。待到四瓶水都用完，尔育差不多像喝完了四大盅白干，肌体蓬松软和，思维敏捷异常，血液汨汨如涌泉般通畅。尔育用毛巾仔仔细细擦干了脚趾缝里的水渍后反问了一句：为什么一定要到北边才能够抗日呢？

我得说明，这种对于尔育为何没去北边的臆测是在事情过去五十余年后由我作出的。我太了解尔育对于洗脚的酷爱，或许在当年这种酷爱的程度已经妨碍了他对于北边的想象。北边不可能这样奢侈地洗脚。但我不能肯定这一切，我能肯定的只是历史并不如历史学家想象的那样纯粹、那样断然排斥洗脚因素。

尔育不可救药地成为“教育救国”论者。他以他的理论赢得了生命史中的黑霞。不过，话也许可以反过来说：正是黑霞在清泾县立一中的存在，使尔育成了一个坚定的“教育救国”论者。

最初他和黑霞肌肤的接触是在鱼摊子上。鱼为媒，后来他想到黑霞就想到这句话。起初是随意的、漫不经心的。黑霞找钱给他，黑霞拎鱼给他，指尖总会滑过他的掌心。他没在意，他也不会在意，这样的和男人接触在黑霞是每天如此。但有一天，黑霞在拎鱼给他时，迟迟不愿松手。她那紧握一条活蹦乱跳草鲫鱼的手掌顽强地蜷曲在他的掌心。他感觉到那只手掌的蠕动，像有一只温柔可爱的小兔子藏匿在他的掌心。草鲫鱼泼刺泼刺甩动着尾巴，他说不清他感觉到的是草鲫鱼甩动带来的重量还是那只攥着草鲫鱼的手渐渐加重的分量。

持续了三秒钟，或许更长。

那天黄昏他到清泾河边去。那是夏天，是清泾河最温柔的季节。黑霞和她父亲坐在河岸边的一块坡地上。清泾河在这里甩了个大弯。河湾的水浅，绿得淡淡的，能瞧见卵石无数躺在河底。坡地上长满

没膝深的丛丛蒿草，黄昏的气息里溢出苦艾草的药香味。黑霞父亲在坡地中央搁了一张船上挪来的可以折叠的小圆桌，正在独自饮酒。老人见他来，并不惊讶，打了个招呼，又兀自喝起来。不时挥一下手，驱赶着嗡嗡嘤嘤转个不停的虻蝇。尔育瞧见尽管燃着驱蚊的艾草，但那浓烈的烟味并不能遏制蚊虫和虻蝇对人血的迷恋和追逐，老人精赤的身子上，不时总闪出几个爬动着的黑点，那黑要比老人的黑肤色更深些。黑霞见他来，高兴得又往火堆里紧加了几把艾草。很多年以后，当尔育记起黑霞时，他已经记不清那个黄昏他和黑霞说了些什么，记住的只是鼻孔里呛满的艾草味——那点燃的和未曾点燃的艾草味。

夕阳很快沉落在清泾河底，给人的感觉是那茂密葳蕤的水草把那橘红色的光晕吮吸得一干二净，然后它们共同消失。河岸上，老人睡着了，有节奏的呼噜声已经难以惊飞栖留在河岸的老槐树上的雨燕。鱼鹰兀立在船首，脚爪上箍着的铜圈有时在船帮上敲出很响的声音。那个黄昏气压很低，这使得艾草旺得不是很透，蚊虫和虻蝇嗡嗡的声音随着黑暗的到来愈显强烈。鱼不时跃出河面透气，河面常常如同绷紧的鼓皮般发出咚的一声震动。尔育似乎有点受不了蚊虫和虻蝇的联合袭扰了，胳膊肘、腿肚子、后脊梁上皆有了红色的小肿块——想必是红色的。黑霞就说：下河吧，河里蚊子咬不着。

于是下河。于是记忆里有了这条夏季里的温柔又野性未驯的清泾河。

他没想到黑霞会那样大胆那样热烈。他知道那儿的民风把性看得并不是过于神秘，但他还是感到惊讶。月光中，他瞧见黑霞的胸脯、腹背和大腿如银鲤般亮闪闪的，在黑黝黝的河面上一隐一现。河岸上隐隐传来远处村庄的狗吠和田野上的蛙鸣。大地在狗吠和蛙鸣中显得亲近，又显得苍茫，令人难以琢磨。年轻的尔育把头埋进水中，黑霞也把头埋进水中，他们一起沉进水中。清泾河默默地掩